



按子長刺酷  
 吏曰法令者  
 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濁之  
 源類上失其  
 道民散已久  
 滋而獄之是  
 罔民矣平仲  
 比而赫之一  
 語千古快論

晏子春秋卷二

諫下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  
 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  
 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  
 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  
 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  
 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



晏子論景  
公國政三  
不知而徒  
嚴刑以逞  
文致酒  
足聽

勅其功。則使一妄。勅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  
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  
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  
然不相害傷。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  
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  
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  
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  
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

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  
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  
童子。操寸之燵。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  
右。皆操燵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  
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  
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  
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  
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廊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惟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

鑿、偉論  
冥愧、從蔡  
少女之所  
以贖父也

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灋。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艸木傷禽獸，不為野艸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灋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

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灋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歿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朝而復于公，公曰：嬰聞之。

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歿，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

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

有輿舛人以出者公恠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登菁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櫺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琬耳惡多所聞也大

寡：數語  
寫盡人君

帶重半鈞，鳥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歿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令兵搏治，當臈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餓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

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

見高詞篤

無非畜君  
好君之意  
已舍蓄在  
不言而出  
之內

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為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

局陣不異  
上文

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惓惓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為之罷長康之役。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為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

輕簡  
而精



危言妙法  
引証

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  
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傾宮，章○法○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章○法○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於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

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壤，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君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

席不正不坐

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忠不避  
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  
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  
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  
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  
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  
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

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  
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  
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  
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  
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  
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按景公欲以尼黜之田封孔子晏子沮之合之此言不無筭謀晏子賢人也孔子每賢之史詳載其沮封之語或疑學墨固有不

相為謀者少

晏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按春申君食  
宮三千餘人  
其上宮皆躡  
珠履。以見趙  
使當時服飾  
不經往。類  
此。康部履行雪  
中上下俱無  
此履服之。冰  
月正未必有  
也。一爰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紉。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飾。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

按平仲處楚  
巫曰請東楚  
巫而拘商款  
今靈嫁之曰  
請拘而使吏  
度之則以巫  
之事未成而  
魯工之罪宜  
也

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  
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  
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  
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  
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  
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  
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

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  
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  
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胝之削。冠無觚羸之  
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紕  
衣。纒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  
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  
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  
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

上古

中古

妹立

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櫓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

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竊臺榭之高。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減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

形容  
美麗

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欵以室之成告

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三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侏而不駟可以導衆其動作侏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

去邪是固  
霸首務

台公諫止  
謗曰防民  
之口甚於  
防川之壅  
而潰傷人  
必多嚴之  
為害何以  
異是

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  
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  
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  
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  
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  
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  
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

也。且合升豉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綿，以  
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  
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  
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  
色，不悅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  
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  
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

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

通篇與淄  
上論終善  
之皆無異

子之教。豈得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

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歿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



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沾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

不如請於已也。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凶，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

田氏代齊  
已有定勢  
而曰維禮  
可以已之  
可謂深明  
治本者矣

是即君  
臣之論

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尚之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歿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

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相心立餓枯槁而歿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歿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宮節不侵生

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詳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

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滕履。玄冠。蒞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上。

不經之說  
太入幻妄

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歿，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吊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吊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搵筆，給事官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甚重者也，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居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

突入  
仁義

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患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為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為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

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可猶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殮。已殮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殮而不以

妙用

送治命不  
送死命以  
下層、指  
出

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

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殮、不畱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畱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齒、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僂齒、此之爲

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皚皚，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

以是忠愛  
小人常態

二綱  
作論

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以忠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眾子。誠信於朋友。謂

之孝。為妻之道。使其眾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即此住儘  
是言不盡  
意舊本以  
為疑闕何  
也

景公走狗歿。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歛。不以及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狐老凍餒。而虎狗有祭。鰥寡不

與優孟諫  
馬同意此  
以正彼以  
詭耳

恤而歿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  
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  
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  
庖治狗以會朝屬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  
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  
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  
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

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  
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  
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

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  
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  
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  
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  
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

勇力之士  
難以力爭  
易以術制  
平仲以二  
桃使三士  
自殺而其  
制士之名  
誠深於術



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獮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

匹夫之勇  
措盍如也

若冶視之。則大鼉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間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歿。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歿。古冶子曰。二子歿之。冶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歿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歿。使者復曰。已歿矣。公殮之以。

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史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再見

晏子春秋卷三

問上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歿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貨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歿力者，不能禁暴國。

易曰肥遯無  
不利晏子事  
莊公進不隱  
言退即窮處

故莊公即及  
崔氏之難晏  
子得以入其  
門矣其戶而  
卒不及難

之邪逆。復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  
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  
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  
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歿。用兵無休。國罷民害。  
其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  
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  
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

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  
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  
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  
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允。其而民散。身滅  
於崔氏。崔氏之其。逐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  
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

先言安與和者不可伐次言伐人者要安與和次言晏公不安和之不可次第森然

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梟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

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萊何如對

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

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

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

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

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利是上獨擅名利

下流也

摠景公  
一生供案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

正論

及論

一正一及

篇中每用

此本

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強。故天下不欲其強。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威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

種入墨子  
一殿晏子  
之學本墨  
氏

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章○法○臣數以聞

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章○法○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

兩引証具

官確當

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相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右左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窳。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

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相公。有管仲夷吾。保又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荆楚憚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

及後勉勵  
可謂陳善  
救邪

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  
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五。治徧細民。  
貴不凌賤。富不做貧。功不遣罷。佞不吐愚。舉  
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  
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  
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  
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  
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

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  
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  
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  
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  
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  
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  
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  
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



乎。

料三國之

存亡鑑若

指掌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之觀也  
 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  
 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  
 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  
 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  
 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安妥也奄然  
 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

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  
 一焉彼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  
 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  
 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隣以遠望  
 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  
 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  
 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  
 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

昔人云苛政猛於虎平仲以左右於鼠用事於狗非獨毒罵抑以有所見而有所歎

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筭之藏。國人負携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

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

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為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稿也。夫能自周於君者。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誠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

按佞之難  
去是補內  
篇未脩之  
旨

富。夫何密近不為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抑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

節之一字

政與行之

本

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一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

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

君行如此  
誠盛矣古  
聖帝明王  
何以加茲

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  
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  
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  
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  
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  
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  
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  
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

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  
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  
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  
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  
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章○度於義者必  
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  
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

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

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

能問六謀  
事之大關  
鍵故以結  
終之

舉賤之與  
立身約有  
此三等

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兩有  
所問甚有  
難色乎仲  
答之甚平  
可為千古  
忠臣勸庸  
主之法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歛而託之為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

而求親人。臣行則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于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

暢論

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麓。苴學者。誦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疎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脩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



君子

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  
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中。  
故朝無竒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  
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  
君子正○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  
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  
不犯下。在治不傲。一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

賢君

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  
不因善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  
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  
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  
民。不事賦。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  
正○結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  
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

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法。下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

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效

曰。有難不歿。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

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歿。出亡不送。可

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歿焉。

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

難而歿之。是妄歿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

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

忠臣

推上一層

便忠自有

至

君陷於難。

忠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結意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

佞人

論忠臣已極快暢讀至佞人更令人擊節

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偽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為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偽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恡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

聖人

乎情而言不行身。涉肯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歛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資。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

以上七篇  
連次另  
一  
机局其中  
議論精詳  
言辭慷慨  
讀之甚快

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歛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雹。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

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蒞國，以暴和民者危；脩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梟，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

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

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  
好辯以爲忠流酒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  
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  
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  
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  
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  
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

辭臣

任天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  
貧其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  
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歛節于貨  
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  
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  
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  
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  
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

子民

者過，畱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

君擇臣

以擇君

以取人

身也

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

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